

湮没史尘的羊氏名将——羊岳

□周郢 文/图

羊祜登岷山时感慨人生，云：“自有宇宙，便有此山。由来贤达胜士，登此远望，如我与卿者多矣；皆湮没无闻，使人悲伤！”正如所言，许多风云一时的名人，出于各种原因，被历史风尘所湮没，羊岳便是其一。

1998年于曲阜八宝山南面国道上，出土一方《有唐故汴宋节度十将、冠军大将军、守左金吾卫、试太常卿、泰山郡开国公、上柱国、赠潭州都督羊公墓志并序》（简称《羊岳墓志》），原石现已流落民间，但志文收录于杨朝明先生主编的《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》第4辑，从中可见这位唐代平叛名将的勋业与风采。

根据墓志所载，羊岳（710年—775年），字山岳，泰山南城人。出自晋羊舌氏之后，“暨秦氏并吞，混一区宇，子孙避地，遂居南城”。其八世祖羊礼，出任兖州刺史，在任上修治别业，子孙世居于此，遂为瑕丘人。瑕丘县为兖州治所，在今兖州东北境。此支羊氏居瑕丘而葬曲阜，其聚居处应距此不远。羊氏入唐后在泰山本贯业已

衰落，但曲阜宗系却延续门风，多有勋业事功。羊岳曾祖羊迥，为左武卫中郎，祖父羊福，父羊鲁宾，赠官左武卫郎将、齐州司马。

羊岳少时，便怀有报国大志，“志好兵书，识治乱之阶，知成败之兆。乃谓侪流曰：‘丈夫不封侯庙食，徒碌碌耳！’”此时爆发的安史之乱，将羊岳推上动荡的军事舞台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五二《王栖曜传》：“天宝末，安禄山叛，尚衡起义兵讨之。……下兖、郛诸县，军威稍振。”羊岳投笔从戎，参加尚衡部，随尚衡固守徐州，历经战阵，被封为游击将军、京兆府廉平府折冲（廉平府为唐府兵制京兆府131府之一，府下置折冲都尉一人）。后史思明继起为乱，羊岳率军坚守青州，力拒叛军，身满创痕，而志不稍衰。按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二载上元元年（760年）四月“乙亥，青密节度使尚衡破史朝义兵，斩首五千余级。”羊岳所预当为此役。迁任左金吾大将军，特进、莱州刺史。出讨山贼，斩其渠魁。此间蒙山地区，又有僧侣聚众为变，“蚊

聚沂州，狼顾徐兖”，经派羊岳镇抚，恩威并施，其众星散，“屏迹山阿，种田龟蒙，不敢为害”。

宝应元年（762年），史朝义叛军围攻宋州（河南省商丘）。羊岳任宋州节度使，据城相拒，战役极为惨烈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二载：“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，城中食尽，将陷，刺史李岑不知所为。遂城果毅开封刘昌曰：‘仓中犹有麴数千斤，请屑食之。’”墓志称“仆射田公”为之解围，其人即田神功，时官兖郛节度使，其进击朝义，大破之。遂解陈州之围。羊岳以功改云麾将军、试卫尉卿。至广德间，史朝义兵败自尽，安史之乱平定，羊岳追随元戎，镇守河朔。累计战功，授冠军大将军（唐正三品武散官），试太常卿（从三品），封泰山郡开国公（正二品爵），上柱国，食邑二千户。

唐内艰甫定，而外患又起。史载大历八年（773年），吐蕃以十万之众侵涇州（今陕西涇阳）、邠州（今陕西彬县），朔方兵马使浑瑊与战兵败，居民为吐蕃所掠者千余人。后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，又

败。时唐廷征调汴宋守军进行防御，羊岳遂率军至涇州镇守。大将郭子仪与诸将谋联兵共击吐蕃，战于黄菩原（今甘肃涇川县飞云乡），羊岳便参加此役。十月二十二日，与吐蕃军展开激战，岳左冲右突，自晨至傍晚，苦战十余时，不幸为流矢所中，伤势甚剧，延至十二月一日，以伤重不治，卒于上都好畤县（今陕西永寿县西南好畤河镇）官舍。部属闻之，莫不感伤痛哭。唐廷诏赠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都督（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），令中使送归故里。大历十年（775年）二月，与亡妻王氏等合葬于曲阜县大庭乡防山之原。

羊岳在安史之乱中历守徐、青、宋各州，身经百战，力挫叛军，最后在与吐蕃军激战中以身殉国，其一生维护国家统一，巩固西北边防，辉煌勋业，比之羊氏先祖羊侃、羊深等毫无愧色，殆可谓传承家风，英武相继。但不知何故，其名字、事迹在唐史中全无记录。幸其墓志重出九原，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埋没千年的唐代名将。

◎ 捕风捉影

没有哪朵云一成不变

□刘水 文/图



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洁白的云。

一朵卷云，丝丝缕缕，像羽毛一样从蔚蓝的天空中飘过。

云是从西北方向傲徕峰那边飘过来的，飘过岱庙厚戟门城墙上的枯柏，又向东南方向飘去。一朵飘过了，又有一朵由远及近，这一朵像飞天，衣袂飘拂，飘到城墙上时又变成了天阙殿垂脊上的仙人。一只斑鸠和一只灰喜鹊先后落到枯柏最高的枝头，灰喜鹊飞走的时候，那朵云已经变得像飞舞的凤凰了。还有一朵朵云跟着飘过来，不知道又会变化出什么。仰头看云的人，他的想象怎么能跟得上天空中云的变化呢？

想起歌德说过的话：观察自然的时候，人会把他所说的一切美好的话从心里掏出来。但是，在你怀着一种小心眼，家庭纠纷弄得更加狭小时，你走近浩瀚的水边，望一眼广阔的水面，你的心眼往往就变大了，能豁达大度地原谅一切。我在普里什文的《林中水滴》中读到这段引文，普里什文在这段引文后问了句“为什么”。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浩瀚的水面会让人变得心胸豁达？是因为它的“广”和“深”吗？面对“广”和“深”，有谁还会安于逼仄和狭隘呢？为什么天空中的云会让人充满想象，是因为它的“空”和“变”吗？一朵云从天空中飘过，又不知飘向何方。没有哪朵云会一成不变。

在城里，靠近一座山，毗邻一座庙，总有说不尽的好。有山在，你想着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想着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，就不会老是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。有庙在，你想着秦

的石刻，汉的古柏，唐的老槐，宋的神殿……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现实中，也生活在一条历史的长河里。当一朵云飘过城墙，你觉得自己也像乘着云，俯瞰和浏览一段历史的风景。

夏日天长，岱庙8时开门，18时才关门。不要说周末你可以登上汉柏亭仰观俯察，或者带本书在亭子里读上半日，即便是平日，赶在岱庙关门时，你还有些时间在汉柏院、唐槐院或雨花道院，看看映在红墙上的竹影和洒落在墙角残碑上的余晖。古庙，也为自然开了一道门。走进古庙，也就回归了自然。

“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，唯泰山尔。”泰山的云总有说不尽的神奇。

清人叶燮在泰山脚下游居半年，抬头看云，从中悟出不少赋诗为文的道理：“吾尝居泰山之下者半载，熟悉云之情状，或起于肤寸，弥沦六合，或诸峰竞出，升顶即灭，或连阴数月，或食时即散，或黑如漆，或白如雪，或大如鹏翼，或乱如散髻，或块然垂天，后无继者，或连绵纤微，相续不绝。又忽而黑云兴，土人以法占之，曰：将雨，竟不雨；又晴云出，法占者曰：将晴，乃竟雨。云之态以万计，无一同也；以至云之色相，云之性情，无一同也；云或有时归，或有时竟一去不归，或有时全归，或有时半归，无一同也。此天地自然之文，至工也。”为诗之道要像泰山兴云致雨一样，不拘绳墨，自然而然。

于我，却更喜欢下雨天在庙里，在仁安门的屋檐下听雨，看檐间的雨帘不停地落下来，历经几千年，水滴石穿。